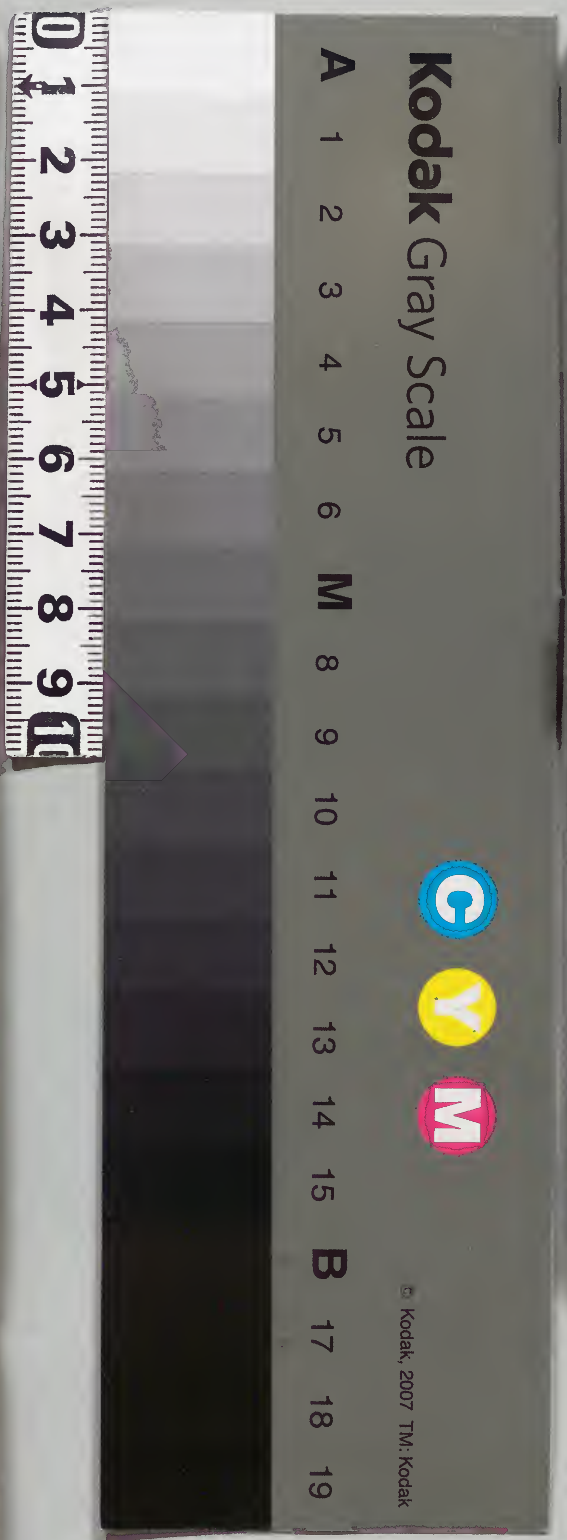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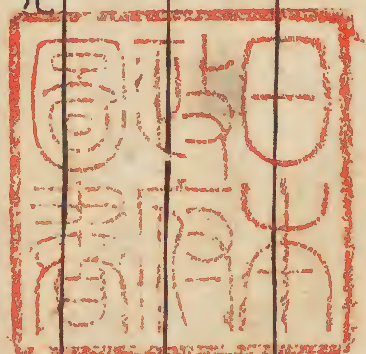
漢書
卷之十一
類號
三〇四
架冊號
六〇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3
冊數	40	(4)
函號	280	13



三國志

淺草文庫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許閱

蜀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鞞音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服衣蔬食防遏踰僭

蜀志

卷九 董和

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思而不犯然駢界豪疆
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
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
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從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
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
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
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
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發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
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而
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

宰相能用
人願聞過
也此第一子

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
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
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
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
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
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盡之效
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
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

三國志

蜀書九 董和

二

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暉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
宇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
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
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
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
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
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
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

周不疑

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
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
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
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
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
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
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
曰備如胡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劉巴

三

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

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

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

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

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

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

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

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

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

益州上簿

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犍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

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

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

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

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

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

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

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

益州

劉巴

得巴甚喜
知人哉愛
人哉

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
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
喜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恚
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
左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
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
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
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

克己

財用者政
事也收事
者筋骨識
力也

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
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
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
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
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
備甚憂之已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至諸物買
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已為尚書後代法正
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
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雍茂

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陳群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詔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安

馬良

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有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聞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

音正鄭備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
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
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猘國命協穆二家幸為
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
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
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
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渠帥皆受
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
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從

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
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
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為參
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
曰雖其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
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
左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
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
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

現此數語
謬豈草草

魏延

吳書

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救于血獲
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
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謬統大眾在
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
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謬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
時年三十六謬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謬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謬猶子謬視
明公猶父願深惟殛繇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
虧於此謬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為

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出漢
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
未定而戮智諫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
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
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左始若復廢法何用討
賊邪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
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
聞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左才
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本不
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謬之

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劣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
 明讓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功而不
 量亦節征隨器什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
 之失也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高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
 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
 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
 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加其權
 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
 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所貴者震人吳界移聞

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
 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應響
 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
 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克下使奉聘叙好
 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
 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旂詰眾各自約誓順流
 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對誨示其所宜震到
 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
 吳并涼冀充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震還
 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

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矣為吾說正左
腹中有鱗申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
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
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
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
將北征往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
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
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
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之官省事

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
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
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
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
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
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
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

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臣主下則數責於皓
 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
 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
 而郎中襄陽董恢請允條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
 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
 今君已自屈左展潤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
 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
 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
 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

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
 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
 顧視不能即答恢曰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
 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左掃除疆域
 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本廣若捨此不任防其
 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
 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
 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
 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
 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

屬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也

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

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以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宗奉宗汝南人

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眾在外希親前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閣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秉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馳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榮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自祗之存寵後主追怨允且深謂為自出祗婚茲一人皓構間浸

濶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
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
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充名位優重事跡踰
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
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
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又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
王路隔塞遂不得還又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
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又及

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又遷新都縣
作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
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
募取兵五千人議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
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
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
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
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宿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
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

葛亮習農
出漏脫又
在武侯卒
後其准

文修吏故居六官名聲遠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
辰景耀中為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
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
至巴西太守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
法不及於父

評曰董和啗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
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
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
薛之流亞矣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蜀 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劉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
荊州以妹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
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
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

為討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
 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眾留屯江陵
 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
 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達將進攻
 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
 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
 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并
 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
 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登兵自
 助封達辭以山部初附未可動搖不承孤命會羽覆

敗先主恨之及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
 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
 追桓文之功太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
 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慈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
 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
 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
 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逖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
 命乞身何則欲繫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
 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由生至

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

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生，賢父慈親，猶有忠臣，歸功以徇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政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取親非骨肉，而據勢權，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

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
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為
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
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夫智貴免禍明尚風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
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
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
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
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
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

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
子曰霄也佞對曰霄也佞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
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
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
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
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大史
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
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
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言號為丈夫為

三

劉

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
 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
 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虚心側
 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
 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遠更割符大邦為始封之君
 陛下太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
 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太人詩有
 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孤突閉門不出封
 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
 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

口

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
 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
 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
 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
 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
 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
 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
 至京師詔轉拜儀樓船將軍在禮請中
 封既至先主封之侵陵達又不以初葛亮慮封

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為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美

彭美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勳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為諸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

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廝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攝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美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先錡美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游流北行美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美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美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說客既罷往就美

其亦在
叔何遂焉
其所陞

坐、秉、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宿、至、于、經、日、
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義、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
為、奇、數、令、義、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過、日、
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義、為、涪、中、從、事、義、起、
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翬、然、自、矜、得、遇、滋、甚、諸、
葛、亮、雖、外、接、待、義、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義、心、大、
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義、行、事、意、以、稍、
疎、左、遷、義、為、江、陽、太、守、義、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
馬、超、超、問、義、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
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愕

望乎義曰老革荒悖所復道邪

揚雄方言曰滅鯁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耆老
者皮毛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
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義罵備為
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
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義言大驚默然不答義退具表
義辭於是收義付有司義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
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闡弱
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以治故乃翻然有

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倒鬻龐統對酌其間遂得請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木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兼言劉生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兼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存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劓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

願別菹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此州戮力主公其誅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訖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悔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討事濟其大猷

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
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美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為

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

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

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木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

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

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

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

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

淺

音亦右

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王立計曰軍

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

人爭南二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

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

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

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

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明

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

郭演長從入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

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褚克使曰

三國志

蜀書

九

姓疲弊以致今日卻疏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曰長冰校尉廖立坐自貴大滅不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無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味闇革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官則快刃斷人頭於梓官之側

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而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請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

收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等秣歸遂
請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
為護軍拒先主於縣竹嚴率眾降先主先主拜嚴祖
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
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晉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
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
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
率高定遣軍圍新城縣嚴馳往起救城皆破走加輔
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
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

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
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
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
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
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
捨門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
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不得默已吾
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卒

討賊未效，知已未終，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

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未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印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徧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過，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代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

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處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勸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

臣袁繼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繼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

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綬戎都尉臣
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
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

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
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
委君於東關者不與入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
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
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關今雖解在
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

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
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
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
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
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
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
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
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

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
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
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
有也

豐官至朱提太守

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古曰
提也

劉琰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
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
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

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
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
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
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
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
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
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
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
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
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

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生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坐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

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口才用之不盡。

延亦銳
甚但不
善用之

魏畧曰夏侯楙為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
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
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
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
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
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
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
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
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
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
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
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
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
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
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
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
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
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

部勒作...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
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
長史文吏極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
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
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
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
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
咸保儀疑延儀等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
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
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

變起倉卒非成謀而族之甚矣

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
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
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
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
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
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
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
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
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高延欲舉眾北附遂率

其衆政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
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傳羣主
簿昔羣而請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
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
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
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
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綬軍將軍亮數
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捨思慮斯可便了

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
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詿延自以
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
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
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
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
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
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
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

三國志
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
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
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
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
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
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
人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美廖
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
營營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
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三國志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評閱

蜀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九十一

霍峻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昂誘峻令共守城峻曰

三國志

蜀書

數百人破
萬餘人守
城之劫也

三八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
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
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
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
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
欲行醮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
之子弋宗紹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
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其
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

羅憲

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
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庾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
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
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
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
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
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
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
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

三國志

蜀書十一

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卒道路隔塞未詳主之
 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恩遇以
 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
 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
 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
 其命今臣國敗主陟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
 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
 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
 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雋太守襄陽記曰羅憲
 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寸

學知名年十二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
 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
 稱羨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志
 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令
 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
 二千八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
 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
 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
 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
 傾覆矣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昔盟建約且

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
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
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
眾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
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請晉
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
策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
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
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
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

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
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眾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
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
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
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
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郡常忌
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
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
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
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

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

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巨明

向明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

襄陽記曰明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

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明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明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梓潼又徙房陵後主踐阼

為步兵校尉代王遠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明留
統後勳五年隨亮漢中明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明知
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
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明少時
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
游無事垂三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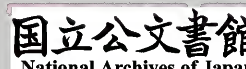
臣松之案明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明
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五字之誤也
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
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

講論古義不于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
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

襄陽記曰明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
此語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
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
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
德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
和為貴汝其勉之

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

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



守南中軍司馬

明兄子寵先生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
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
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
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
聲校尉尚書

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
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

診

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謹
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
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與
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
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與
於是乎徵焉 孫盛曰昔公孫自以起成都號曰
成氏二玉之文始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
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
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

司馬張飛自荊州出墊江入璋投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請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聞遂越起不實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蠶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裔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詐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

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游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徵俸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鄙不

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請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楊恭

少與健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

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髦嗣

反見字林曰歷二郡守監軍髦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

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

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

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

亂

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
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
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
所憚。洪即啟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
素。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
「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
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
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
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
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統

陳習
鄭綽

喬

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不妄明察，
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留向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而
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
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
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詐具說所言。裔答
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
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與後事也。
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
君昔在相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徙南海，

三國志

蜀書十一

十一

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
 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
 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
 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
 清欵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
 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
 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
 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
 也

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或共坐嘲祗曰君

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
 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
 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
 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
 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
 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
 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遊戲放縱不勤所職當
 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
 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
 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

白當作何

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
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祇之發摘
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
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祇爲汶
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向
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爲汶山復
得安轉祇爲犍爲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
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爲督軍從事推法平
當稍遷代祇爲犍爲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
祇而文采過之也

王離

費詩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縣竹令先主
攻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
詩爲督軍從事出爲犍爲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
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
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
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
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
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
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
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

費詩丈夫
壯謬聖
齊心

三國志

蜀書十一

十一

四

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御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屬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篡統之主，俟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冬立。

淮賦不兩
立是大主
意不在速
立也

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疆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存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闡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惟此論最善。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詐遁，見王沛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

三國志
妻亦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
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亮謂琬誥曰
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
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
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
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
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
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
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
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

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
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
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
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
陵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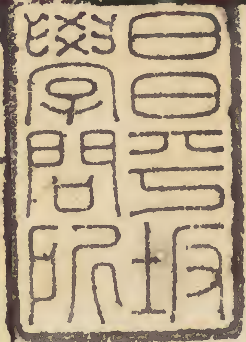
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
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
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
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

三國志

卷之三

陵遲况庸后乎



三國志

